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一年來中東局勢的變化與展望

doi:10.30390/ISC.198301_22(4).0002

問題與研究, 22(4), 1983

Wenti Yu Yanjiu, 22(4), 1983

作者/Author : 石樂三

頁數/Page : 13-24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 1983/01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8301_22\(4\).0002](http://dx.doi.org/10.30390/ISC.198301_22(4).0002)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
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
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页，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一年來中東局勢的變化與展望

石樂三

前言

一九八二年即將過去。回顧一年來的世界大局，除了福克蘭羣島戰爭以外，大體來說，尚稱平靜。惟中東局勢，變化多端，兩伊戰爭未息，而黎巴嫩戰爭又起，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一九八〇年九月，兩伊戰爭爆發之後，迄今已逾二十七個月之久，其間雖經聯合國、不結盟國家及世界回教組織各方面的不斷調停，但始終未獲成功。其主要原因，是由於何梅尼政府所提出的條件過苛，且絲毫不肯讓步，實非對方所能接受，以致戰爭持續日久，形成了拉鋸的狀態。何時罷休，一時尚難預測。

在黎巴嫩方面，自今（一九八二）年六月初以色列入侵黎南後，很快地便摧毀了巴游在黎南及沿海一帶的根據地；同時也擊敗了敘利亞駐在貝卡山谷的軍隊，解除了對以色列北部邊境的安全威脅。

但不幸地，以色列軍隊佔領了幾乎二分之一的黎巴嫩土地，猶感不足，且復攻佔西貝魯特，釀成了巴勒斯坦難民營大屠殺的慘劇。於是，激起了國際輿論的反感，紛紛加以譴責。迨至多國和平部隊進駐貝魯特市區後，以軍被迫撤退，但仍控制了貝魯特以東、以西的大部分土地。敘利亞軍隊及巴游則佔據貝卡山谷及黎北的黎波里地區。美國特使哈比正在進行黎巴嫩撤軍談判之中。

在中東和談方面，九月一日，雷根總統主動提出了一項中東和平方案，先謀求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然後再解決整個中東問題；但由於比金總理的強烈反對，加上以色列侵黎巴嫩的結果，已使雷根的主動謀和努力遭受挫折。

本文爰就兩伊戰爭與黎巴嫩情勢的發展，以及中東和平談判前途，分別加以研析。

兩伊戰爭的變化

(一) 戰爭經過

兩伊戰爭，在表面上，是由水道紛爭引發的；但在實質上，卻是一場種族與宗教之間的長期戰爭，因為波斯人與阿拉伯人有歷史的積怨，而什葉派與遜尼派回教 (Shii and Sunni Musleins) 的對立，更是勢同水火。

伊拉克與伊朗之間的戰爭，經過兩年多以來，此起彼落，變化多端，其戰爭情況，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伊拉克進攻時期。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二日，伊拉克總統沙達姆·胡賽因 (Saddam Hussein) 突然宣布單方面廢棄伊拉克與伊朗的一九七五年阿爾及爾協定；緊接着，便發動大軍，以雷霆萬鈞之勢，進攻伊朗邊境。伊拉克機械化部隊，在空軍掩護下，深入了伊朗境內四十英里，戰線延伸六百英里，佔領了約六千方英里的伊朗土地，主要包括盛產石油的庫茲斯坦省地區及重要的港口——科蘭市 (Khorramshahr)。

伊拉克入侵伊朗之目的，是在策動庫茲斯坦省的絕大多數阿拉伯居民從事大規模反何梅尼運動，而且與北部庫廸族相呼應，共同推翻何梅尼的革命政權；但胡賽因的最大野心是在爭取波斯灣地區的領導地位。

第二階段——伊朗反攻時期。一九八一年九月，伊朗軍隊開始反攻行動，一舉擊潰了圍困阿巴丹煉油廠的伊拉克軍隊；十二月間，伊朗軍隊又相繼收復了約一百五十方英里的失土。

一九八二年三月，正值伊朗新年期間，伊朗大軍突回庫省省會迪士福 (Dezful) 外圍發動銳厲的攻勢，獲得了重大的勝利。

五月間，伊朗軍隊又在南戰場發動大規模的攻勢，再度收復了重要港口——科蘭城，它是伊拉克所佔據的最後戰略據點。科蘭失守後，伊拉克總統胡賽因遂於六月下令其軍隊全面自伊朗邊境撤退，並重新在伊拉克邊境部署軍隊，以便隨時迎戰來犯的敵軍。

果然不出胡賽因所料，伊朗突於七月十三日發動了十萬大軍，沿着沙特·阿拉伯河 (Shatt al-Arab) 上游，向伊拉克南端的產油重地——巴士拉 (Basra) 進攻。雙方軍隊經過二十四小時的波浪式激戰之後，來犯的伊朗軍隊卒被擊潰。在這次戰役中，伊朗軍隊的陣亡人數約在一萬五千名至二萬名之間，負傷者至少有三萬名，而被摧毀的戰車大砲無算^①。據當時軍事採訪記者

報導^②，這次伊拉克第二大城的巴士拉戰役，戰況激烈，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最大戰役之一。

十月一日，伊朗再度出動了五萬大軍，捲土重來，越過伊拉克邊界，向巴格達以東一百二十公里的孟達利（Mendali）推進。伊拉克守軍嚴陣以待，結果，伊朗軍隊又遭到了另一回合的挫敗。稍後，伊朗軍隊繼續向巴格達東南三百一十公里的阿邁拉（Amarah）進攻，終因遭遇伊拉克守軍的強烈抵抗而敗退。

從上述的戰爭經過看，這兩個交戰國，無論在戰略或政略方面，都犯了嚴重的錯誤。

就伊拉克而言，胡賽因總統鑒於一九八〇年德黑蘭「人質事件」的發生，美國卡特政府立即對伊朗採取了武器禁運措施，使伊朗露出了軍事上的弱點，因而單方面宣布廢棄與伊朗簽訂的一九七五年阿爾及爾協定，同時發動大軍進犯伊朗領土。但是，胡賽因卻忽略了何梅尼在伊朗什葉派回教中的潛在力量，以及他曾以赤手空拳一舉推翻了巴勒維王權的奇蹟。這種神秘力量，卻給予侵略者一大打擊，終於迫使伊拉克軍隊撤出其佔領下的伊朗土地，並導致了伊朗大軍侵入伊拉克邊境的報復行動。對伊拉克而言，這真是得不償失。

就伊朗而言，伊拉克軍隊入侵伊朗之後，舉國上下一致表示憤慨。在何梅尼的精神感召下，全民抱定了雪耻復國、收復失土之決心，卒能在廸士福戰役中擊敗伊拉克軍隊，又在科蘭城決戰中收復了此一最後戰略要地。

但可惜的是，何梅尼採取了「以牙還牙」的報復行動，而在敵軍撤離伊朗國境之後，窮兵黷武，動員了十萬大軍，越過了伊拉克邊境，終於在巴士拉戰役中敗北，遭到了空前未有的損失。這是伊朗在戰略上的最大錯誤。

(二) 和平前途

在過去兩年多的戰爭期間，伊斯蘭會議組織、聯合國及不結盟國家迭經居間調停，其代表更奔走於德黑蘭與巴格達之間，但始終未獲成功。

最初，伊拉克復興黨政府提出了一項撤兵條件：要求伊朗歸還在荷姆茲海峽（Hormuz Strait）上的阿拉伯三島嶼——大屯布、小屯布及阿布穆沙（Greater & Less Tuns, Abu Musa），並堅持保有沙特·阿拉伯河道的主權，結果為伊朗所峻拒。

迨至今年三月間，戰況逆轉，而在廸士福戰役中，伊拉克軍隊大敗；五月間，伊朗軍隊乘勝收復了南戰場的戰略要地——科蘭港口。伊拉克軍隊在這兩次戰役中慘敗後，士氣低沉、無力再戰。於是，伊拉克總統胡賽因於六月間宣布，單方面停火，撤出其在伊朗的軍隊，並要求無條件和平解決善後問題。

伊朗何梅尼政權，對伊拉克和解的要求，不但嚴加駁斥，反而提出最嚴苛的條件：要求胡賽因辭職，撤消執政的復興黨，並

註^② Time, July 26, 1982. -A Quest for the Vengeance p.19.

由伊拉克人民建立他們自己喜愛的政府，即伊拉克伊斯蘭政府。這項條件自然不會被胡賽因所接受。

然而，由於伊拉克軍隊在巴士拉戰役中轉敗爲勝，且在伊拉克邊境內擊退了伊朗軍隊的迭次攻勢，伊拉克的民心士氣爲之振奋，且有信心擊敗未來敵人的挑戰。因此，伊拉克外交部長哈瑪弟（Saadoun Hammadi）告訴科威特記者說⁽³⁾：「目前的兩伊戰爭已在衰退，而僅局限於邊界上的小衝突……伊拉克守軍嚴陣以待，隨時可擊退敵軍的來犯，而最後敵軍攻勢的失敗，便是戰爭的結束，和平的到臨。」

據最近外電報導⁽⁴⁾，伊朗已通知阿爾及利亞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謂其準備接受第三國居間調停，以結束兩年來的波斯灣戰爭，只要第三國不偏袒這兩個波斯灣國家中的任何一方。又據沙烏地阿拉伯一家報紙的報導⁽⁵⁾，預料阿爾及利亞總統班傑廸（Chadli Benjedid）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元首納然（Sheikh Zayed Bin Sultan al-Nahyan），不久將訪問巴格達與德黑蘭，從事調停任務。這家報紙又說，在謀求結束兩伊戰爭的新行動之前，沙烏地阿拉伯國王法德已主動展開其和平外交的努力，並親往阿爾及爾與班傑廸總統會談；及在摩洛哥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元首納然晤談，旨在謀求早日解決兩伊戰爭，以確保波斯灣地區的安定與和平。

現在兩交戰國同意接受這兩位阿拉伯元首居間調停，兩伊戰爭出現了一線和平曙光，預期在不久將來可能達成停戰協議。因爲：

▲兩國在長期消耗戰爭中，無論在人力物力方面，都到了山窮水盡地步，而兩國人民早有普遍厭戰跡象，渴望和平的來臨。
▲兩國在波斯灣地區同屬石油大國，不幸在烽火連天中，兩國產油設施多遭嚴重破壞，其產油及輸油數量均告急劇的下降，因而面臨經濟破產的邊緣。

▲兩國內部均潛伏反動派的勢力，伊朗有庫廸族的武裝叛亂，且有蘇聯扶持下的杜德黨（Tudeh Party）的顛覆活動，在使何梅尼政權惴惴不安。伊拉克則有回教什葉派與遜尼派之衝突，胡賽因的復興黨政權，是以少數的遜尼派來統治多數的什葉派民眾；而何梅尼不斷輸出其宗教革命運動，伊拉克什葉派反政府事件亦時有所聞。此外，非法的伊拉克共產黨，在莫斯科策動下，隨時有推翻復興黨政權之虞。

黎巴嫩未來情勢

註⁽³⁾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Nov. 5, 1982. "Iraqi says Conflict is winding down".

註⁽⁴⁾ Abu Dahbi, Dec. 5, 1982 <UPI>.

註⁽⁵⁾ *Ibid.*

(一) 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始末

自一九七〇年巴游撤離旦轉進黎巴嫩以後，不久便在黎南一帶建立了軍事根據地，不時向以色列北部邊境襲擊，因而激起了以色列的報復，並屢次向黎南進軍攻擊巴游基地，以軍任務完成後遂行撤退。惟在一九八一年夏季攻勢中，以色列軍隊與巴游交綏後，仍繼續留駐黎南一帶，當時並無撤退跡象。嗣經美國特使哈比的多次斡旋，以色列與巴解組織（PLO）達成停火協議。此後在聯合國和平部隊的防守下，黎南一帶尚稱平靜，並無任何衝突事件的發生。

迨至今年六月初，以色列以其駐倫敦大使被刺負傷事件為藉口，突然再度發動大軍，以雷霆萬鈞之勢，越過了聯合國和平部隊的防線，一舉摧毀了所有在黎南及沿海各大城市的巴游根據地；且進一步攻擊貝卡山谷（Bekka Valley）以西的戰略地區，與敘利亞軍隊發生戰爭。以色列空軍擊落了米格機八十餘架，並摧毀了敘利亞的若干薩姆飛彈基地；最後以軍又長驅直入佔領了黎京貝魯特東區的基督教管轄區。至此，將近二分之一的黎巴嫩土地落入了以色列手中。

以軍進駐東貝魯特之後，更變本加厲，得寸進尺，冀圖染指西貝魯特的回教轄區，以便消滅黎巴嫩的回教民兵，以及敘利亞與巴解部隊。於是，以色列軍事當局採取了兩項嚴厲措施：一方面全面封鎖西貝魯特，禁止所有民生必需品（包括食物在內）的輸入，並切斷自來水及電源，頓使該市五十萬居民瀕臨餓死邊緣；一方面以色列軍隊集中砲火從陸、海、空三面連續不斷向西貝魯特市區及巴勒斯坦難民營大肆轟炸，造成了無數平民的傷亡以及許多建築物的倒塌。

在表面上，以色列此次入侵黎巴嫩，是根據國防部長夏隆擬訂的「加利利和平進軍運動」計劃（Operation Peace for Galilee），擬在黎南建立一條二十五英里的緩衝地帶，以防止巴游在邊界地區使用大砲火箭之類武器襲擊加利利地區。事實上，以色列有其特殊的目的：摧毀巴解組織在黎巴嫩所建立的一切政治軍事勢力；驅逐駐在黎巴嫩境內的四萬名敘利亞和平部隊；迫使黎巴嫩政府與以色列政府達成一項新的「政治交易」。這項交易必須能為以色列所接受，也有利於黎巴嫩的和平，一旦以色列被攻擊時，黎國採取中立^⑥。

國際輿論對以色列的侵略行爲，一致予以猛烈抨擊。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及聯合國大會曾先後集會，均對以色列加以譴責。阿拉伯世界不但譴責以色列為侵略者，同時也指責美國，認為雷根政府過於袒護以色列，而且提供以色列武器來侵略鄰國，無異助紂為虐。

華盛頓對以色列侵黎事件，起初僅表示關切，並無任何積極的阻止行動。迨至七月下旬，雷根總統鑒於以軍進攻西貝魯特之緊急情勢，始在沙烏地阿拉伯壓力下，指派哈比特使重返黎京談判，終於解除了以軍進攻該市的危機。然而，由於雷根政府未能

對以色列採取抑制行動，致使黎巴嫩人民遭受空前的流血悲劇，這不但影響美國與沙烏地阿拉伯及其他溫和派阿拉伯國家之間的傳統友誼，同時也危害美國本身在波斯灣地區的利益。

(二) 西貝魯特大屠殺事件

在哈比的努力斡旋之下，巴解組織與以色列會達成協議：巴解組織同意在美、法、意三國和平部隊保護下，將其總部及部隊分批自黎京撤退；以色列則允諾解除其對西貝魯特的封鎖及停止轟炸行動，同時也向哈比特使保證以軍不再進攻西貝魯特。但比金政府竟罔顧信義，破壞協議，而於巴解部隊及三國和平部隊甫經撤出西貝魯特之後，又假藉黎巴嫩總統當選人巴希爾·賈梅耶（Bashir Gemeyel）被刺殞命為理由，於九月十五日調派大軍攻佔西貝魯特，立刻包圍市區的巴勒斯坦難民營，並下令其盟友——黎巴嫩基督教長槍黨民兵闖入兩個巴勒斯坦難民營——沙布拉和查提拉（Sabra and Chatila）。這支民兵在難民營中經過十六一十八日三晝夜的集體屠殺結果，釀成了至少一千五百人被害的血腥慘劇。在這羣罹難者的婦孺老幼中，部分是因不堪以軍蹂躪而從黎南逃難到西貝魯特者，大部分是屬於原住在難民營的巴勒斯坦平民。

據一般觀測，這項大屠殺事件是由以色列當局所策劃，而由以色列的盟友——黎巴嫩基督教長槍黨執行的。但比金總理堅不承認這件屠殺案與以色列有任何關連；國防部長夏隆將軍則承認，以色列駐黎陸軍指揮部曾下令長槍黨民兵進入兩個巴勒斯坦難民營，以協助以軍搜查在難民營中潛伏的巴游份子；但無意縱容該等民兵屠殺巴勒斯坦難民。

然而，比金與夏隆二人，明知基督教長槍黨與巴解組織間的積怨至深，而讓巴解組織的敵人進入巴勒斯坦難民營，終於導致這場慘無人道的流血悲劇，以色列政府豈能逃避大屠殺案的責任？

無怪乎一位以色列的著名評論家——艾隆（Alon）抨擊夏隆說，這位國防部長事先既下令基督教長槍黨民兵進入難民營，事後又托詞未料及這些民兵犯了屠殺罪行，豈非「自欺欺人」之談？他舉例說⁽²⁾：「一個人故意把一條毒蛇放在一玩童床上，然後說：『我真對不起你，我未曾告訴你這條毒蛇會傷害你，我也未曾料到這條毒蛇會這樣的危險！』此人（指夏隆）就是殺人犯。」

以色列民眾多對比金政府涉及大屠殺案件表示反感。例如，九月二十五日，以色列羣眾在特拉維夫大廣場上舉行示威遊行，高呼比金與夏隆辭職的口號，以促成「和平在即運動」（Peace-now Movement）的實現。參加示威遊行者約有四十萬之眾，實乃前所未見。

以色列在野的勞工黨領袖裴瑞斯，更對比金政府發動了凌厲攻勢，要求組成獨立的司法小組，進行調查西貝魯特大屠殺案的

真像。這項要求初遭比金拒絕，但以色列總統及許多高級官員極力支持勞工黨的建議，比金總理終於被迫組成三人司法小組，並提名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卡漢（Kahan）為小組召集人。

司法小組成立後，隨即展開調查及審訊工作，總理比金、國防部長夏隆及外交部長沙米爾等九名文武高級官員，均被傳訊回答有關屠殺案件，另有四十二人應邀參加聽證。

該小組法官曾就貝魯特集體屠殺案之五大問題審訊這九位政府高級官員⁽⁸⁾：(1)何人於何時下令並使用何種權力驅使基督教長槍黨民兵進入巴勒斯坦難民營中？(2)何人於何時警告：長槍黨可能對巴勒斯坦人採取報復行爲？(3)以色列介入長槍黨暴力行動之程度如何？(4)究竟何時發現難民營中有暴行的消息？等到獲知消息後，以色列採取何種行動？(5)究竟以色列在何時採取停止屠殺的行動？

由於被審訊的九位政府高級官員的答案，互相矛盾，三人司法小組曾公開提出警告說：「比金、夏隆、沙米爾等政府官員，於大屠案審訊終了時，可能遭受傷害。」倘若在最後判決中確定比金等高級官員有犯罪行爲，則比金政府可能提出總辭；倘若彼等被判定有輕微的過失，比金總理可能呼籲全民舉行大選，以挽救自由黨失敗命運。

三 納西爾撤軍問題

自九月間三國和平部隊重返貝魯特，並迫使以色列佔領軍撤離該市之後，黎巴嫩總統賈梅耶隨即要求雷根政府促使所有外國部隊早日撤退，以恢復黎巴嫩領土主權之完整。雷根總統同意接受此項要求，並指派哈比及德瑞沛（Habib and Draper）二位特使重返黎巴嫩，穿梭於貝魯特、耶路撒冷、大馬士革之間，從事撤軍談判，以期外國軍隊能於年底前自黎境撤退。

在美國特使居間調停之下，敘利亞總統阿塞德表示同意撤軍，但堅持與以色列部隊同時撤退。以色列政府對撤軍問題，則橫生枝節，百般阻撓，並於十月十日發表一項巴黎巴嫩情勢的公報，聲稱其內閣對黎巴嫩問題作了如下的決議⁽⁹⁾：

——以色列將繼續致力與黎巴嫩達成一項和平條約。
——以色列政府建議立即展開撤退黎巴嫩境內所有外國部隊的談判。

——敘利亞軍隊及以色列國防軍同時撤出黎巴嫩。
——敘利亞軍隊將為巴勒斯坦恐怖分子。雖然已解組織總部已自貝魯特撤離，但這些恐怖分子仍聚集在貝卡山谷及黎國北部一帶。

註⑧ *The Times*, London, Dec. 2, 1982—Beirut massacre: Five vital questions, By Christopher Walker.

註⑨ Jerusalem, Oct. 12, 1982 <AP>.

——所有以色列的戰俘，失蹤者及死難者的屍體，應在撤軍前交還以色列國防軍。

——在撤軍前，以色列與黎巴嫩簽署協定，包括在以色列與黎巴嫩邊境建立一條「十五—二十英里寬的「安全地帶」，以確保此一邊界地區不再作爲恐怖分子攻擊以色列的基地。

華盛頓指責以色列所提出的以上撤軍條件，會破壞美國促使所有外國軍隊從這個飽經戰亂的中東國家儘快撤退的努力。而以色列國防部長卻確認，以色列在黎南邊界劃定一條「安全帶」，對於防止敵人襲擊以色列邊界地區是非常重要的；而這一「安全帶」較「美國的友情」更爲重要。同時他也嚴厲指責美國正利用其影響力，以阻止以色列與黎巴嫩簽訂一項和平條約。

更令美國感到困擾的，以色列政府堅決主張與黎巴嫩政府舉行直接談判，而且指定以兩國首都——耶路撒冷與貝魯特爲談判地點，並由兩國部長級代表參加撤軍問題的談判。是項主張已遭黎巴嫩拒絕，因爲阿拉伯世界拒絕承認耶路撒冷爲以色列首都，甚至埃及總統穆巴拉克也反對在耶路撒冷舉行巴勒斯坦自治談判。

美國贊同黎巴嫩與以色列之間最後改善關係，但堅持以色列同意接受美國的基本撤軍計劃，以便說服敍利亞軍隊及巴解部隊能同時與以色列軍隊撤出黎巴嫩。

最後，由於比金政府仍堅持其強硬立場，而使數月來的黎巴嫩撤軍談判陷於僵局。於是，哈比與德瑞沛兩位特使最近奉召返美述職。哈比向記者表示，雷根總統對當前中東問題，仍優先考慮恢復黎國主權，因而堅持加速進行所有外國部隊撤出黎巴嫩的程序，重建被砲火摧毀的黎巴嫩。

這兩位美國特使業於十二月十四日返回中東，携有旨在促使外國軍隊撤離黎巴嫩的新建議，其內容未見公佈。惟據外電報導^⑩，這項新建議要求以色列、敍利亞及巴解部隊分期撤退，而在第一階段中，所有外國部隊先從貝魯特與大馬士革之間的國際公路兩旁中央山脈撤退，以便讓黎巴嫩陸軍開入此一地區，而中止基督教與回教民兵的戰事。

在這項新計劃下，哈比與德瑞沛已恢復其在耶路撒冷與貝魯特之間的穿梭外交，逕與以、黎兩國領袖舉行談判，而不由以色列與黎巴嫩作面對面的談判。以色列的反應是，一方面，國防部長夏隆認爲美國所提出的打破外國軍隊撤出黎巴嫩僵局的新建議，是促使這一談判繼續進行的「合理方案」；另一方面，以色列副外長班梅爾則堅持以色列與黎巴嫩進行直接談判，並表示以色列已與黎巴嫩接觸，而且仍將持續下去；唯有直接談判，才能就安排黎巴嫩南部的安全事宜達成協定。

哈比與德瑞沛兩位大使重返中東，顯示雷根總統有決心促使所有外國軍隊撤出黎巴嫩，以恢復黎巴嫩的領土主權。我們有理由相信，美國爲了其本身在中東的利益，勢將全力以赴突破是項撤軍談判的僵局。

中東未來的和平談判

(一) 美國的中東和平新計劃

以色列自西奈半島作最後的撤退，已使以埃兩國關係益臻密切。但是，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以及貝魯特的巴勒斯坦難民營大屠殺事件，已使埃及與以色列關係轉趨惡化，並使大衛營協定的第一階段巴勒斯坦自治談判無法恢復，而陷入長期停頓之中。

在巴解組織撤出西貝魯特之後，美國認為中東和平機會成熟。雷根總統遂於九月一日在一項全國電視聯播的演說中，敦促「重新開始」中東的和平談判，其要點為：巴勒斯坦人協同約旦在約旦河西岸及加薩建立自治政府；以色列立刻採取「凍結」屯墾的措施，以便建立廣泛參與談判所需的信心；美國不支持在西岸和加薩建立一個巴勒斯坦國，也不支持以色列併吞或長期控制該地區；耶路撒冷應保持完整，但其最後地位應透過談判決定。

雷根的這項和平計劃，係根據大衛營協定原則而擬定，其目的是在五年過渡時期建立一個真正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正如大衛營協定所顯示，在一段過渡期間中，巴勒斯坦人民在西岸和加薩地區得享有完全的自治權；也就是在此過渡時期，以色列必須將其在西岸和加薩的權力轉移給該地區的巴勒斯坦居民，並將其軍隊撤離該地區。

以色列的反應是否定的。比金總理公開指責雷根的這項計劃，簡直是「侮辱以色列」；而在一項緊急內閣會議中，一致贊同「基於這項計劃，以色列不會參加未來的任何和平談判」^⑫。

約旦國王胡笙表示，在約旦同意參與巴勒斯坦自治談判之前，他必須靜觀其他阿拉伯領袖的態度。他告訴美國電視記者說^⑬：「我未受巴勒斯坦人或阿拉伯世界之委託，直接處理約旦河西岸問題。我也不會這樣做，除非我承受委託」。

巴解組織中央委員會（流亡國會）於十一月廿七日在大馬士革集會，討論雷根總統的中東和平計劃，結果拒絕了這項計劃，因為它排除了一個獨立的巴勒斯坦國，而建議巴勒斯坦人協同約旦在西岸與加薩建立自治政府。

(二) 阿拉伯的和平計劃

在美國提出了中東和平新計劃之後，阿拉伯各國元首們遂於九月六日在摩洛哥費茲(Fez)舉行第十二屆高峯會議，討論沙

註⑪ *Time*, Sept. 13, 1982. p.22 "Reagan's Fresh Start".

註⑫ *Newsweek*, Sept. 13, 1982. p.9 "Reagan's Fresh Start".

烏地阿拉伯、突尼西亞、美國所提出的三種不同的和平建議，結果通過了一項八點和平計劃，並於會議閉幕時，發表了「費茲宣言」(Fez Declaration)，其要點如次⁽¹⁾：

- (1) 以色列撤出在一九六七年佔領的所有阿拉伯領土，包括東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區。
- (2) 以色列拆除自一九六七年以來在佔領的阿拉伯領土內建立的所有猶太屯墾區。
- (3) 保證在耶路撒冷聖殿上自由舉行各種宗教儀式。

(4) 重申巴勒斯坦人民的自決權利，並在巴解組織領導下，行使不可侵犯的國家權利；巴解組織是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及合法的代表；不願返回故鄉的巴勒斯坦人，應予賠償。

- (5) 約旦河西岸應由聯合國託管，其時期不超過數個月。
- (6) 建立一個巴勒斯坦國，並以東耶路撒冷為首都。

- (7) 聯合國安理會保證此地區所有國家的和平，包括巴勒斯坦國在內。
- (8) 聯合國安理會保證尊重這些原則。

上項宣言，是以法德的八點和平計劃為基礎，雖未明白承認以色列的生存權，但暗示在東耶路撒冷建立巴勒斯坦國，以交換對以色列的承認。出席費茲會議的阿拉伯國領袖們也認為⁽²⁾，宣言中所列安理會保證此地區所有國家的和平一節，等於阿拉伯國家間接承認這個猶太國。這是以色列立國以來，阿拉伯國家領袖首次公開承認以色列的生存權。

以色列立即斷然拒絕了阿拉伯領袖在費茲高峯會議中擬定的和平方案，並認為此一構想顯然危及以色列的生存權。

美國國務卿舒茲表示，由於阿拉伯領袖所擬定的和平方案中的要點與雷根方案相異，故雷根總統仍堅持他原來的中東和平方案。

的確，阿拉伯國家與美國的中東和平計劃相異，其中最為顯著的是：阿拉伯領袖主張建立以東耶路撒冷為首都的巴勒斯坦國，並要求拆除以色列在其佔領的阿拉伯領土上建立的所有猶太屯墾區；雷根則主張由巴勒斯坦人與約旦聯合在約旦河西岸及加薩建立過渡期間的自治政府，而非獨立的巴勒斯坦國。同時他要求以色列立即凍結其在阿拉伯領土上所建立的猶太屯墾區。但是，這兩項和平方案的共同點是，阿拉伯領袖與雷根均主張以色列必須從其佔領的約旦河西岸及加薩地區撤離。

約旦國王胡笙對雷根的和平方案表示歡迎，但認為其中含有「若干模糊不清及若干積極的意義，需要加以澄清與協調，俾使

註⁽¹⁾ Fez, Morocco, Sept. 11, 1982<AP>.

註⁽²⁾ Fez, Morocco, Sept. 10, 1982<UPI, AP> "Arabs offer to trade recognition of Israel for Palestinian State".

雷根與阿拉伯領袖的和平方案能相妥協，始可有助於中東和平談判之進行」^⑯。

結論

兩伊戰爭問題 已逾兩年之久的波斯灣戰爭，現在到了交戰雙方精疲力盡、兩敗俱傷的境地，實是有利於第三者斡旋和平的最佳時機。

最近沙烏地阿拉伯國王法德已主動展開和平外交的努力，並親自訪問阿爾及利亞與班傑總統會談，討論如何解決兩伊戰爭問題。法德旋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元首納然在摩洛哥會談，也討論同一問題。這兩位阿拉伯元首同意前往巴格達與德黑蘭訪問，親自調停兩伊戰爭，而這兩個交戰國政府也表示，同意接受兩位阿拉伯元首的居間調停。我們預測兩伊戰爭將有停戰的可能，其理由為：

第一、兩國同爲波斯灣地區的石油大國，經過兩年多的戰爭，在互相不斷砲火轟炸下，兩國的石油產量與輸出量均在急劇的下降，已使其國家經濟瀕臨破產邊緣，實無力長期持續作戰。

第二、在巴士拉戰役中慘遭失敗之後，伊朗的民心士氣已見衰退，而內部的反何梅尼勢力依然存在，是故伊朗政府表示願意接受兩位阿拉伯元首居間調停，且未如往日一樣提出嚴苛的條件。

第三、和平解決兩伊戰爭，是費茲阿拉伯高峯會議的決議案之一，出席會議的敘利亞總統阿塞德，一向堅持反伊拉克的立場，而在波斯灣戰爭中，敘利亞是唯一對伊朗提供大量武器的阿拉伯國家。由於伊朗並非阿拉伯國家，敘利亞此舉，早已引起阿拉伯世界的反感。經此次會議的決議後，阿塞德將會停止此項武器供應行動，自將影響伊朗作戰力量。

第四、伊拉克最近不時出動機羣轟炸哈格島（Kharg Island）——伊朗在波斯灣的唯一石油輸出轉運港，其轟炸目標爲外國油輪，據傳發生多艘油輪被炸沉事件；伊拉克最近兩次向伊朗南部的迪士福市（Desful）發射地對地飛彈，造成重大的損失。伊拉克的攻勢，旨在炫耀其強大軍力及戰勝敵人之信心；但無再度入侵伊朗之企圖，而有逼迫伊朗同意停火談判之用意。

黎巴嫩未來情勢 撤軍談判是黎巴嫩當前之亟務，也是邁向中東和平談判的第一步。最近哈比及德瑞沛兩位特使自華盛頓重返中東，並攜帶雷根政府解決撤軍問題的新建議。這項建議分成兩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是以色列、敘利亞及巴解部隊從黎巴嫩中部同時撤退；然後在第二階段中完全撤出黎國，其撤軍日期及細節留待談判決定。

對於此項撤軍新建議，黎巴嫩政府表示同意。以色列政府雖仍堅持與黎巴嫩舉行直接談判；但已宣布不再堅持以耶路撒冷作

註^⑯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Dec. 11, 1982. "Israel accepted at Fez: Hussein".

爲與黎巴嫩談判的地點，並接受一項從黎巴嫩撤軍的談判架構，以及兩國政府之間的政治安排^⑯。

比金總理對談判地點之讓步，使得黎巴嫩局勢有了轉機。黎巴嫩總理瓦珊（Shafik Wazzan）表示^⑰，以色列放棄在耶路撒冷舉行撤軍談判之要求，已使外國軍隊早日從黎巴嫩撤退談判步入了坦途。他希望這項撤軍談判能夠在最短期間舉行。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容安瀾稱^⑱：「我們對此一發展表示歡迎，而且認爲這是向前邁進的積極步驟」。

哈比特使在撤軍問題獲致進展後，已於十二月二十一日啓程重返華盛頓向雷根總統報告這項突破的經過，俟其不久返回中東時，黎巴嫩撤軍談判即將開始。在美國直接參與下，此項談判可望成功，亦將有助於中東未來和平談判。

中東未來和平談判 當前解決中東問題的計劃有二：一個是以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爲重點的雷根和平方案；一個是謀求解決整個中東問題的阿盟各國的和平方案。這兩個方案，雖然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是在目標上是一致的，也有其共同的和平構想。因此，這兩個大同小異的具體方案，不難協調成爲一個強有力的和平解決中東問題的支柱。

然而，目前最大的問題是，如何突破巴勒斯坦自治談判問題，這項談判經過無數次的努力，終於徒勞無功。主要是由於約旦與巴勒斯坦人未獲參與談判所致。約旦河西岸及加薩走廊的居民是巴勒斯坦人，而西岸在一九六七年以前是屬於約旦的領土，因之在巴勒斯坦自治談判中，若無約旦及巴勒斯坦代表參與，簡直等於緣木求魚，註定失敗。

現在，約旦國王胡笙應邀抵達華府訪問，展開外交活動。他已分別與舒茲國務卿及雷根總統會談。由於約旦與巴解組織已於最近達成一項實體聯合協定，故使雷根的主動謀和努力獲致了反響。相信胡笙與雷根的會談，將會使約旦在未來的巴勒斯坦自治談判中扮演重要角色。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廿二日完稿

註^⑯ Jerusalem, Dec. 19, 1982 <AP>.

註^⑰ Washington, Dec. 20, 1982 <UPI>.

註^⑱ Ibid.